

马安信

诗梦书斋夜话



波、商、有、人、知、道、用、手、和

[Handwritten signature]

7/2/2020

~~Handwritten signature~~



诗梦书斋夜话 · SHIMENG SHUZHAI YEHUA



SHIMENG SHUZHAI YEHUA · 诗梦书斋夜话 ●

清夜听雨苦吟诗

——读诗人马安信的心灵自画像

● 吳 野

从读到《诗梦书斋夜话》列在卷首的两篇散文《听雨》、《雨悟》起，我就把这部散文集看作了诗人马安信心灵的自画像。读完全书，无论是集中的抒情美文，还是他为自己的或他人的作品所写的序跋，无论是

△

● — — — — — ●

序

育

有具体采访对象的访谈，还是漫谈心得体会的说诗论画，每每都印证着我对这部散文集的印象——它确实是提供了一个窗口，让我们得以窥见诗人马安信的心灵。

他从秦川走来，落脚在巴蜀之乡。“黄土高坡，巴山夜雨”（《我的自白》），一路走来，一路苦吟，出版了厚厚实实一大摞诗集，却依然守着寂寞与孤独，醉心于清夜听雨。“一叶叶，一声声，夜夜听雨到天明……”。

雨似乎总是同诗情相关。记得儿时，我家两房人同居一起深宅大院。我的爷爷居长，率领着儿孙们住在前院。隔房的叔爷住在后院一幢木质两层楼上。楼上有匾题楼名为：“长宜楼”。这是因为叔爷的名字中有一个长字，奶奶的名讳中有一个宜字。于是有人为此楼撰写了一幅对联。上联要切“长”字，就用了一句老话：“花长好，月长圆，人长寿。”下联要切“宜”字，道的是：“晴宜书，雪宜画，雨宜诗。”后来读到陆游的诗，竟也是把吟诗与下雨紧紧相连。他老先生骑着小毛驴，在蒙蒙细雨中，悠悠地行走在剑门山路上，心旷神怡，浮想联翩，情不自禁地吟道：“此身合是诗人未，细雨骑驴入剑门。”看来，古

今诗人倒是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

马安信“夜夜听雨到天明”，却似乎别有会心。他说：“雨夜，是属于诗人的夜。”在雨夜里，他徘徊窗前，默默倾听，倾听着“一种天籁地籁之妙音”。于是，他醉入一种氛围，醉入一种情境。久蓄心头的诗情便悄然化作一行行诗句。其实，这便是一种心之境界，也是一种人生选择。马安信当过兵，在部队度过了近三十个春秋，其间做过多年的记者、编辑工作。论仕途，凭自己的干练与敬业，他满可以谋上一官半职；论“钱”途，他也有能力聚敛财富。但他于此二者殊无兴趣，偏偏要沉溺于诗艺的无休止的探求。凡接触过他的人，都会留下一个鲜明的印象：单薄的身躯，文弱的气质；热诚却显得有些木讷，儒雅而略带点“迂”气。都只怪，“诗是贫家事”，要“把人生寄托在自己所挚爱的事业上”，就只有远离尘嚣，“在体悟寂寞与孤独中，以一种平静的心态面对自己，面对世界”（《寂寞与孤独》）。同时，“诗门一入深似海”，诗海无边，探索何时为止境。于是，他就只好心安理得地守住寂寞，自个儿“夜夜听雨到天明”。明了这一点，便会读懂

他在细雨霏霏的深夜发自内心的吟诵：“也许，人生就是雨夜，听雨便是生活”，“也许，目标就是雨夜，听雨就是寻求”。

“清夜听雨”是一种境界，一种象征。守住对诗神的誓约，坚执对诗艺的钟情，在失去许多世俗的收益与欢乐的同时，阻断尘嚣，摒弃浮躁，超越功利，忘怀得失，心便获得了空前的自由，进入无比阔大开朗的境界，超然象外，物我两忘，诗情如鸟，只有在如此空阔的天地里才能展翅翱翔，自在翻飞，困在狭小的金丝笼子里，它便会神消精疲，枯萎而死。所以，马安信之于“清夜听雨”情有独钟，说的并不只是写作时的具体环境，而实在是一种诗人必须拥有的生存状态，一种艺术创造必有的心灵自由。可是，在人群如潮，熙熙攘攘，争名于朝，争利于市的现实生存环境里，要时时保有如此这般的心态，又谈何容易。既要关怀时事，又要万念俱寂；既要洞悉人情，又要古拙恬淡；生存在现实之中而又要超越现实的局限，整日里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，读稿、编稿、写稿，“无丝竹之悦耳，有案牍之劳神”。但是，寂寞中有一颗火热的心，

其中，有一个“发酵”、“变异”或者说“改造”、“升华”的过程。在艺术创造中，使这个过程得以进行，得以达到预期目的的，只能是诗人的心灵。诗人的心灵，不仅仅是指学识，更不仅仅是写作技巧一类东西，它需要的是更高层次的人品与禀性，是灵气与悟性。在1994年写成的《我想习书习画》一文中，他引述了陕西作家贾平凹对他习书习画一事的鼓动之词：“你是诗人，又是作家，也是一个品直如弦的人，习字习画大有基础。”是的，直如弦，拙如山，淡如水，情如雨，是马安信的人品所在，也是他作为诗人的灵气所存。他在《我的情诗》中述说着他的创作初衷：“我还愿自己的情诗能真正捕捉心灵和外表、灵与肉、虚与实相结合的那最美的一刹那，并毫不设防地去哭、去笑、去爱恋、去追求，让那种情思超逸、声韵天成的流丽历历在目，令人浸沉于一种不可言传的境界而流连忘返。”在《马安信十四行情诗精选》的自序中，他又大声讲述了自己的领悟：“情真！情真，它属于我的生命，属于我的笔命，也属于我的诗命。”在他为自己的诗集《蓝蝴蝶》写的跋中，他还说过：“我惟愿我的情诗具有真生

种宁静清朗的心态。

当然，这是一条漫长而充满痛苦的道路。清贫、刻苦、夙兴夜寐，永不满足，其自我苛求的程度，几近自虐。读他的诗，读他的这本散文集，你会感叹：人生苦短，何必自苦如是。他在诗艺的求索路上，走得很苦，走得很久：“在正确和错误的曲曲弯弯的路上，我走去复折回，折回复走去，执著地探索着自己的诗艺；在美和丑的真假搏斗的世界，我呐喊复沉默，沉默复呐喊，执著地唱着自己的心曲……”（《〈边界，有一轮残月〉后记》）

现在，马安信的诗名早已远播遐迩，已经付梓出版的诗集也早可摞成一大堆。可是，他依旧是在诗艺求索的路上，走去复折回，折回复走去；他依旧是在如雾如烟的细雨之夜，临窗踌躇，面对绵绵不绝的雨丝，面对激情澎湃的内心，冥思苦索，无止无休。

这就是《诗梦书斋夜话》给我的印象——一个诗人心灵的自画像。

2001年8月22日 成都

读者诸君会从这些篇什中，看到我创作的一些深深浅浅的痕迹。尽管我知道，创作是一种苦役，今后自己仍将继续苦役下去。但是我更加明白，创作无须执意为之，执意去塑造自己什么作家、诗人的形象，惟有持之以恒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，不要奢望摘取什么桂冠即可。这道理再也透彻不过：果子熟了，你不必采摘，它自己也会坠落；水源涵养丰富了，你不必去寻找，它自己也会流出；时间到了，你不必去等待，那该金黄、该红艳的叶子，它自己便金黄了，红艳了……

是的，这本小册子里的篇什，就是我创作之树上的一片小叶子，此刻它不为人知地悄悄然坠落了。可我心中十分清楚地知道：坠落也是美丽的，坠落的过程不正是自己精神升华的过程么？

2001年10月1日 成都诗梦书斋

目 录

- 1 清夜听雨苦吟诗
——读诗人马安信的心灵自画像 吴 野
9 《诗梦书斋夜话》自序 马安信

诗梦书斋散文

- 3 听 雨
6 雨 悟

△

· · · · · ·

目

录

